



「目」多紀光——著

赵崇珏——译

taci hikaru

神的 拉面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日〕多紀光——著
赵著珏——译

神様のラーメン
神的拉面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KAMISAMA NO RAMEN by HIKARU TAKI

Copyright © 2012 by TAKI Hikar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yusha Lt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yusha Ltd.
through Beijing Daheng Harmony Translation Service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的拉面 / (日) 多纪光著 ; 赵高珏译.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33-1068-0

I. ①神… II. ①多… ②赵…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177 号

神的拉面

(日) 多纪光 著 ; 赵高珏 译

策划统筹 : 褚 盟

责任编辑 : 邹 瑛

责任印制 : 韦 舰

封面设计 :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 谢 刚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 010-88310888

传 真 :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8.125

字 数 : 108千字

版 次 :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33-1068-0

定 价 :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contents

神的拉面 ~ 1

啃噬大战 ~ 45

美味诱人的玛利亚 ~ 77

飞天仙人食 ~ 115

萤火虫与西兰花汤 ~ 159

天国的味道 ~ 195

后记 ~ 249

神的拉面

~

~

~

~

~

~

~

神
様
の
ラ
ー
メ
ン

1 前往浦冈

“喂，胜间，营业部东野丽子的老母亲活到九十岁，寿终正寝了。我抽不出空，你能不能代替我参加葬礼。地点在山阴的浦冈^①，稍微有点远。”

“不行不行，我这种无名小卒可不够资格。让寺井课长代替您去怎么样？他看着很有威严，不正合适吗？”

“哦，他可是个一脸刚正威严的男人，比起我们这儿，他倒是更适合去殡仪馆工作呢。不过那天他要去税务局，脱不开身。”

即使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横田课长也会一脸急迫，犹如世界快要灭亡了一般。其他同事都默不作声。而我，因为计划要去一家新开业的拉面店试吃，无论如何都想避免此次出差。

“我手头正忙着做上半年的决算呢。”

“你只会帮倒忙吧。”

确实，我干活抓不住要领，计算起来也很慢，但横田课长这么说也太过分了。他这人过于严厉，发现报告书上有个错别字都要至少训斥我们一个小时，连来送年终礼的快递小哥都被他挑过毛病。因此，就算他工作起来一丝不苟，部长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太好。

看到我不情愿的样子，横田课长抓了抓长长的下巴，突然换上一副轻蔑的笑脸。

“你的兴趣是到处吃拉面吧？对拉面的兴趣远远大于工作，对吧？”

^①浦冈是作者虚构的地名。

说起来，去浦冈的话说不定能碰上美味的拉面店哦。没有比你更适合这件工作的人了。”

这个男人真是完全不明白。拉面本是源于中国的食物，没想到传入日本后更加出名。经过喜爱珍馐美饌的都市人的切磋、研究，如今拉面已经上升到日本文化代表的高度。在听不到美食家批判之声的乡村，怎么可能有美味的拉面！

同事中野在一旁帮我说话。

“胜间没参加过葬礼，连怎么烧香都不会。再说，他有点斗鸡眼，长得像搞笑艺人。这样的长相，再加上万一弄错了烧香方式，其他参加葬礼的人看到他慌里慌张的样子都会忍不住发笑吧。”

这家伙就爱多嘴！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倒打一耙。

“笨蛋！参加葬礼只要去献香就行了，谁都做得到。烧香的时候只要皱起眉头，学着前面的人的样子做就行了，去吧！”

我向朋友借了葬礼用的礼服。前往那个小乡村要先坐飞机再转山阴线，要花不少时间。我估算着，提前一小时从横滨出发，打算路上用漫画杂志和任天堂的NDS游戏机打发时间，结果一路顺畅，提前两个小时就到达了。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破旧小乡村，静静地躺在一片慵懒的光线中。被时代遗弃的斑斑驳驳的公用电话亭；订在住家外壁上的、用搪瓷釉烧制出来的颇具年代感的肥料广告牌；还有一幅宣传村内相扑大赛的

海报，经历过风吹雨打，就快要剥落了——这些画面依次进入我的视野。

车站前左首边的角落里有一幅巨型向导图。向导图画得很简略，而且久经日晒已经褪色，不过还是能大概看出这个乡村的整体布局。车站前有一条勉强算得上双车道的路，呈弧形通向远方的群山。这条路的东西两侧各有三条与其平行的路，横向又有五条有些歪斜的小路与之相交。整个村一共就这么几条路。眼下正是过午时分，却几乎看不到人和车。放眼望去，商铺都拉着卷帘门。看来经济不景气的浪潮已经波及日本的每一个角落了。

车站后面是一条还算宽阔的柏油路，穿过一片松树林，通向海边。路的尽头只有一家渔业合作社。为消磨时间，我走到了海边。岸边停靠着九艘渔船，系在一起。有位渔夫坐在一个箱子上，眺望着大海，除他之外再无别人。我看了看表，才过了二十分钟。这里的时间过得真慢，像祖父家的大挂钟一样，指针慢悠悠地移动。

我回到车站前的广场上，环顾四周。连一家便利店都没有，午饭可怎么办呐？我有些担心起来，便留神看车站前的店铺。发现有一家小店，门口立着一块满是尘埃的招牌，上面写着“盖饭、套餐、中华荞麦面”。那不是一家小饭馆嘛！虽然从外观看起来没什么特别，跟周围那些店一样冷冷清清，毫无客人进出的迹象，不过我却感受到一种生火烧汤的拉面店所特有的温暖。我注视着那家店，打起了一些精神，突然觉得饥肠辘辘。

我一边祈祷着这家店还在营业中，一边走到店门口。门口挂着一

块深蓝色的布帘，久经日晒而有些褪色发白，且有多处磨损。布帘上没标店名，大概因为这是当地唯一的站前餐馆，所以压根儿没有起名吧。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不知为何感到一阵心悸，随即停下了脚步。但最终我没有理会这种不祥的预感，伸手推开了拉门。

而这一推，竟成了日后那惊人命运的开端。

2 站前食堂

“打扰了。”

连接土间的店面差不多六张榻榻米大，随意摆放着四张破旧的四人桌。店里没有一个客人。我挑了一张还算干净的桌子，坐了下来。

入口边坐着一个有些年纪的寸头老伯，穿着背心，脖子短粗，正借着从玻璃门外射进来的秋日阳光看一份《山阴日报》。其他店至少会用一声“欢迎光临”迎接客人，这位老伯却一言不发。

老伯五十岁上下，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巴，五官像被随意丢在脸上似的，只靠一副粗玳瑁框的眼镜勉强维系在一起。脖子上有很多赘肉，凸出一圈，像挂了个轮胎似的。他那张大脸满面通红，真怕他犯蛛网膜下腔出血倒地。

老伯手里的那份报纸像是已经反复阅读过许多遍，上面到处都是油渍和面汤一类的东西。他透过老花镜朝我这边瞪了一眼，又将视线收回去，若无其事地继续看报。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无视，更像是在表达不欢迎。只见他沙沙地抓了抓半白的头发，任凭头皮屑散落到报纸上，然后站起身，鼓起腮帮子对着报纸吹了吹，头皮屑便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金光飞散到了地上。

这是开饭店的人绝不应有的行为。老伯叠起报纸，往榻榻米上一扔，然后用不情不愿的口气跟我打招呼。

“客人，你是外地来的吧？”

都没有要给我倒杯茶的意思。

“从横滨来的。”

“来干什么？”

“去参加东野家的葬礼。”

“怪不得。很少有外地人来浦冈。因为这里不是观光地，没什么可看的。也没有大公司、大工厂，一天只有五趟慢车经过。就算车上乘客多，也都是去出云、松江一带的。除非参加红白事，没人会在这个站下车。”

“不过，这里不是个很休闲的地方吗？在横滨那种喧嚣的大城市住久了，就会想移居到这种充满乡土风情的地方来。”

听到我这番违心的客套话，老伯那栗子状的圆眼睛瞬间放出犹如超新星爆发一样的光。但他立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移开了视线，眼神也恢复到原来阴沉沉的样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我却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哦，是东野家老婆婆的葬礼吧？这么说来，倒是有阵子没见到她了，原来过世了啊。那个老婆婆呀，六十五岁的时候丈夫过世，刚守完一周的孝七就开始操持家业，开了一家布料店，生意做得欣欣向荣。她的身子骨可是令人吃惊地硬朗啊，没想到过世了，大概是太过辛劳了吧。”

“遗体告别仪式过一会儿就要开始了，在那之前我想先吃点东西。”

“你想吃东西啊？”

这里是餐馆吧，我可是为了吃午饭才进来的，竟然问我是不是想吃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我看了看墙壁，估计上面贴的菜单至少也是十年前的了，大部分褪了色，有些甚至剥落了。菜单上写着“拉

面 五百日元，蘑菇拉面 七百五十日元”，此外还有亲子饭、炒饭等，都是些小餐馆常见的食物。

店里面有个小神龛，神龛里摆着一个有啤酒公司标志的玻璃杯，杯里胡乱地插着三枝野菊花。在这样一个地方吃饭，绝不可能对食物的味道抱以期待吧。

我不想浪费钱，便说：“来碗拉面吧。”

“哦，蘑菇拉面？”老伯的视线仍集中在报纸上，淡淡地回了一句。

“不，就要普通拉面。”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不要钱的食物。”^①

“我要一碗五百日元的拉面。”

“我这里的蘑菇拉面可是山阴第一。来这里的客人全点这个。”

“那个，我并不是太饿，来一碗拉面就行了。”

“别那么客气啦，来碗蘑菇拉面吧。”

我看了看装傻的老伯。他是耳朵不好使吗？我将嘴凑到他的耳边说：“拉——面——”

“是蘑菇拉面吗？”

“是没有蘑菇的拉面！”

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冲老伯使了个眼色，然后靠着墙，手指着菜单再次叮嘱说：“要这一个。”

^①日语里，“普通”与“不要钱”的发音相同。

“这样啊，你早点儿说明白就好了嘛。喂，克子，客人点了一碗蘑菇拉面。”

店里有一条昏暗的走廊，厨房似乎在那条走廊的深处。

“好，一碗蘑菇拉面。”

远远地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应该就是从厨房那里传来的。

3 爆发前夕

透过玻璃门射进来的晚秋的阳光，慵懒地照在肮脏的桌子上，桌上只有一次性筷子筒和酱油壶。山阴线的柴油火车两个小时都不来一辆，每当火车开过来的时候，车站那里就会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火车开走后，这里就仿佛进入了无声的平行宇宙空间，两小时内保持着沉寂。

榻榻米间里立着一根 ABU 钓竿，大概是老伯的爱好吧。墙上还挂着巨大的真鲷和鲫鱼拓本，不知道是不是老伯用自己钓的鱼做的。拓本非常粗糙，一看就是外行做的。看起来就只是在圆形的鱼身上用墨水胡乱涂抹了一番，再盖上一层日本纸摩擦了一下。墨水印迹呈放射状飞溅出去，拓本上有用潦草字迹标注的制作日期，时间是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五月八日。看来老伯最近都没钓到什么大鱼。

我的脚碰到了一个东西，低头往桌子底下看，发现一只猫卧在那儿。毛发是褪了色一般的淡褐色，和老伯一样，又胖又脏兮兮的，身上还有好几个地方秃了。大概是营养不良或者生病了吧。想到这里我连忙缩回了脚。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和这样的老伯一起生活，堆积了很多压力。秃猫瞥了我一眼，又开始舔自己的前腿，它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触怒了我，我使用脚尖戳了戳它，没想到它突然一口咬了上来，大概是瞧不起我这个外地来的人吧。不过话说回来，在客人吃饭的地方饲养动物，这家店的做法实在是太差劲了。

我看着窗外，盯了一会儿车站方向。完全没有出站的乘客，当然也没有其他客人光顾这家店。

“请问，还没有好吗？”

“才过了一个小时啊。”

“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那又怎么啦？”

“我接下来还有事呢。”

“烦死了，区区一个客人还那么吵。给我闭嘴。”

我瞪着老伯，老伯也瞪圆了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白处浮现出粗大的血管，外眼角堆积着厚实的黄色眼屎，像小团子一样粘在眼睛边。

如果这个时候，屋外那淡淡的秋日晚霞洒落到我和老伯之间，一定会被我们俩放射出的愤怒视线贯穿，变得支离破碎吧。在这个乡村里无声流淌的时间仿佛无穷无尽一般，被我那混杂着愤怒、可悲和期待的心情染上了斑驳的色彩。我无法抚平心中的忐忑，只能祈祷拉面快点儿做好端上来。

“话说回来，下午我要去参加东野家的葬礼，但是忘了带花束过来。您知道哪里有卖花的吗？”

老伯不知道动了什么念头，突然开始大声朗读起《山阴日报》来：

“佐加井郡的佐加井市与印度尼西亚的马塔兰市就建立姐妹城市关系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十月二十一日佐加井市将在公民会馆接见来自马塔兰市的十名权威人物，并召开庆祝大会。我方的出席代表是井上源太郎市长、田尻淳之助教育委员会会长。”

读到这里，他用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滴溜溜地打量我的脸，我感

觉就像被一条粗糙的大舌头上上下下舔了个遍。他的注视持续了二十几秒，我有些招架不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这么一盯，我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低下头，垂下眼，苦闷地忍耐着这莫名其妙的凝视。我感到胸闷气短，精神也快要崩溃了。

我为自己愚蠢地走进了这家店感到深深的后悔。我想起已经过世的父亲经常对我说的话，人可能会突然在某处遭遇意想不到的灾难，所以千万不要忘记随身携带某年大年初一从镰仓八幡宫求得的“武运长久”护身符。

为什么这个老伯非要让我吃蘑菇拉面呢？为什么我要在山阴地方的偏僻山村里遭这种罪呢？一种想要尖叫的冲动已难以抑制，即将冲出喉咙，但一向懦弱的我却不敢大叫。为了泄愤，我用尽全力，踢了桌子底下的那只秃猫一脚。猫就像炸开了一般，迅速飞窜出来，跳到老伯身上，随后又踩着他的脑袋纵身跳上了神龛。只见那只猫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身子胀得鼓鼓的。老伯张口结舌地抬头看着神龛处的猫。

我盯着老伯脑袋上的搔痕，心里一个劲儿地向神灵祈祷。希望北朝鲜那边这就按下发射键，送一颗核弹到这家店来，把我和老伯一起炸飞，让这一切立刻完结。